

到乌镇已是向晚。过河到西栅去，背靠船舷，回视船窗外两岸柳荫低垂、水平如镜，橹声轻轻，到了对岸。西栅街口的石板路就在脚下了。

我边走边想，乌镇为什么叫乌镇？其实，一位著名的本地人早就说得很详细，他就是茅盾。茅盾曾说：乌镇“春秋时，吴曾在此屯兵以防越，故名乌戌”，“唐朝咸通年间改称乌镇。历代都在乌镇驻兵，明朝曾驻兵于此以防倭”。“清朝在乌镇设驻防同知，”“大堂上一副对联是“屏藩两浙，控制三吴”，“一位著名的本地人早就说得很详细，他就是茅盾。茅盾曾说：乌镇“春秋时，吴曾在此屯兵以防越，故名乌戌”，“唐朝咸通年间改称乌镇。历代都在乌镇驻兵，明朝曾驻兵于此以防倭”。“清朝在乌镇设驻防同知，”“大堂上一副对联是“屏藩两浙，控制三吴”，

乌镇，号称“中国最后的枕水人家”。小桥流水人家和精巧雅致的民居间透出浓郁的人文气息。众多的文物胜迹，温柔而又交叉纵横的甬流，相当发展的蚕桑业，崇比鳞次的店铺，古风犹存的石板小街，崇尚读书的民风涵养着这有一千三百多年建镇史的平原小镇。乌镇现今有西栅和东栅两个景区。西栅由12个碧水环绕的绿岛组成，完整地保留了江南古镇风貌，内有民居特色的客房和度假酒店。

走着走着，终于看到我们预订的西栅“临吉客棧”了。外观是两层木楼，临街是原木板壁，淡黄的板壁在时光的

冲刷下，透出一种古色古香的韵味。

清晨5时刚过，七十岁的父亲又准备出征了。汗渍斑斑的战袍，泥渍斑斑的战靴——那是件衬衣和一双我弟弟穿剩下的旧球鞋——扛上铁耙，挑了肥料担就出发了。

战场就在不远处，那里有不到一亩的水田和几分旱地。水田里半月前插下的稻秧已经分蘖，原本泛着天光的水田，现在已经是满满的碧绿。不过，父亲有点遗憾，这块战场，有很大一部分已经被机器占领；种的时候是外聘的插秧机，收的时候是收割机。留给父亲的战斗时间虽然很长，但最激烈最有分量的那几场战斗，分明已经被时代夺去。

他很怀念当年的场景。插秧时节，“一把青秧乘手青，轻烟漠漠雨冥冥。东风染尽三千顷，白鹭飞来无处停。”他是半个文人，写得一手好公文，是乡里著名的秀才。

这首诗曾是他最喜欢的文字之一。现在，他会在劳动间隙呆坐在田头的树荫下，默默抽烟，默默回忆当年田间的辉煌的场景：青绿的秧苗长在秧田，立在箩筐，然后在人们的手里跳动，又一——立足于柔软细腻的水田里。远看，一条条浅绿的路在背朝青天插秧的人手里不断延展，逐渐铺满整个白亮亮的水面——多美的画面！收割水稻的时候，割稻时镰刀与稻秆的战斗之激烈，远远比收割机的轰鸣更加激动人心……

但父亲现在的战场，只是静谧。那里，有嫩嫩的白菜、蒿菜，已经摘了的玉米秸，满地乱爬的西瓜藤，秋葵、茄子、黄瓜和已经开花的芹菜，还有刚刚分蘖的稻秧。此刻，是它们静悄悄陪着他。当又一季稻谷被收入家里那间小小的仓库之后，陪伴他的，会是看起来干巴巴的油菜苗和在整个冬季都怏怏然的大麦苗。当然还有一些蔬菜仍会长得非常热闹，譬如大白菜和黄芽菜，还有那些原本长在野地现在也种植的芥菜、马兰。当下，父亲是来为旱地作物浇水来的。

这块地就在村庄最北边的小河边，河埠头虽小，但足够放下两个粪桶。这两个当年漆了三遍桐油的粪桶也已经老了，外面的桐油基本都已经掉落殆尽，很多地方露出了木质的桶身。七十岁的身板，挑两桶水上埠头，再走一百多米高低不平的泥路到地里，这可不是个轻便活。可父亲却告诉我，今年早稻收割完的那段时间，他用这对粪桶挑了不少于一万五千斤的烂泥，那个累啊，像打了一场硬仗！我惊骇，问这是为啥。他乐滋滋地告诉我，种水稻的那块水田，东高西低，种了水稻，

就烧滚了。只要不退余火，火候把握得好，过几分钟，饭就烧熟了，这时，再侧耳细听，里面传来的则是“啧啧”的声音，灶底尚有余火的话，就会烧出一锅我最喜欢吃的带镬焦（锅巴）的饭。

冬日饭煮熟后，若人数不多，我和家人就会围坐在灶间的小方桌上吃晚饭。这时，父亲总会叫上一盅白酒，说着从前的事情。热热的饭，热热的菜，灶间里荡漾着亲人间的温情，吃晚饭就变得十分的温馨、惬意……

记得小时候，看到过泥水匠来我家砌灶。灶是用土砖砌的，灶面上留两口铁锅的位置，大一点的叫尺八镬，小一点的称尺四镬。一道烟囱横过去，再改直，往上穿出屋顶，烟囱顶部再砌成漏气通风的几道十字形土砖，炊烟可以出去，而雨雪则能挡住。在烟囱横直交角的灶顶，还要砌出一个微型的神龛来，是用来供奉灶神爷的，那张被烟火熏得黑乎乎的神像，便在灶间的幽暗中增添了一份神秘和威严。

休息日，我们回老家，母亲总会用土灶生火煮饭。现在，农村里很多家庭用上了电饭煲、煤气灶，烧土灶的人家已不多，因此，只要勤快，树枝、秸秆等柴薪遍地都是。冬日的灶间，最是温情，母亲准备好米下锅，再放上镬架，用于蒸菜，我则在灶下生火烫柴。不一会，灶头的镬沿开始冒出了蒸汽，侧耳在镬盖边听听，里面传来闷闷的水滚声，这标志着饭已

长河里被淘洗得沧桑陈旧，感觉自己成了古代的旅人，步入了时间的深巷。进了客厅底层卧室，才发现室内空调、浴室、衣柜、沙发、床铺一应俱全，依然现代。只是那木床深橙色的细圆木杆，白纱帐挂起，有些古意。正对木床临窗处，在铝框玻璃移窗之外，又加四根木杆斜斜地撑起四片饱经风霜的木板，似微微抬起的眼皮，河流在窗外木板后面静静地张望，幽深难测。

那现代“店小二”——客栈承包者，夫搬妇煮，按照我们点的菜单，快捷地弄出一桌佳肴来。连我那时食素的太太，也不禁称赞起白煮鱼的纯味来。“店小二”只是笑说：这里的河鱼新鲜、河鱼新鲜！归功于鱼。洗漱既毕，临水而歌。女婿偕女儿说外出走走，去喝杯咖啡，看看露天电影。闻之心中疑惑，从城里赶到此地反倒来喝咖啡，看电影，岂非浪费美好夜景？夜色沉沉，对岸树从房屋溶化在凉风中，一艘艘木船在窗前轻轻荡过，橹声隐隐，只闻有笑语。忽手机铃声响起，女儿在手机里说他们乘的船过来了。他们人到中年，却有小儿般之兴趣，真是生在盛世之福。我随手取了一幅白色纸巾，对着黑幢幢的来船，伸臂挥舞如扇以助兴，船上果然传来兴奋的呼声。桥洞有灯光闪烁，越显得四周静谧。茅盾在《大旱》中是这样描绘古镇水乡的：“这乡镇里有的是河道。镇里人家要是前面靠街，那么，后面一定靠河；北方

等需要放水养苗的时候，每一次都看得眼睛要出血；地势低的地方水没过秧苗的腰身，地势高的地方烂泥还被晒得干裂。父亲发了个兴头，趁早稻收割晚稻尚未种下的间隙，花了十来天，把东边的泥往西边挑，挑了一百多趟，走了一百多个来回。这一百多趟路，肩上是百来斤的烂泥，脚下是没小腿的烂泥稻田，一步一晃荡，几步一趟趟——这样的行走，对年轻力壮的人来说也不容易，更何况这一位，是已经在火热的七月过了七十寿诞的老人，自以为还有当年气概，豪情仍在，可惜英雄气短了——这几回我们回来，老看见他在吃药，老在唉声叹气，疲惫了都快一个月了。

父亲扬起粪勺浇水，手臂轻扬，水被轻轻泼洒进菜畦。灰白的泥变了颜色，看起来油黑发亮。菜畦之间的小沟里，渐渐浸润出小股的水流，父亲的球鞋底，踩过去，踩过来，沾上了层层泥泞。那些乌黑的泥，曾经是儿时的我们手中最好的玩具，用它控制各种小玩意儿，各种手枪，各种奇形怪状的洋娃娃，甚至还包括弟弟的小鸡鸡。我们还用它来甩烂泥炮，甚至成为两支小小队伍对仗的时候火力最为强大的武器——这比现在的玩具更具生命力啊！我十几岁的那个夏天，正值夏收种时节，我脚上长了不少包，晚上痛痒难忍。母亲带我就医，为我涂抹药膏，效果不大。父亲说，到烂泥地走走走吧。烂泥解百毒，多去捂几天，说不定脚上的包就好了。第二天，我真的下到水田里，让自己的双脚深深陷在滑润的泥里，在水田的泥泞里艰难又快乐地来回跋涉，帮父亲拉种田绳，帮他运送秧苗，或者只是

帮他把地头的瓦提壶拎过来，他好在劳作间隙喝几口温热的茶水，享受被女儿伺候的小小幸福。不知不觉间，我脚上莫名的包也渐渐消失了。多么让人惊讶的事情！多么让人欣喜的泥土！

父亲的战场，就在这个很多人看来极不起眼的地方，在他热爱了一辈子的土地。弟弟在镇上为父母购置装修了很舒适的住宅，父亲不去，依旧住在靠近他那块地的村庄，住在老宅，只偶尔去镇上的家里吃饭，但几乎每天都为他们送去最新鲜的蔬菜。每当看到弟弟一家和我们一家开心地吃下他送来的蔬菜的时候，我相信父亲的战斗力又增强了。他的战斗力，来自对土地的依恋，和对我们无言的温暖。

烧滚了。只要不退余火，火候把握得好，过几分钟，饭就烧熟了，这时，再侧耳细听，里面传来的则是“啧啧”的声音，灶底尚有余火的话，就会烧出一锅我最喜欢吃的带镬焦（锅巴）的饭。冬日饭煮熟后，若人数不多，我和家人就会围坐在灶间的小方桌上吃晚饭。这时，父亲总会叫上一盅白酒，说着从前的事情。热热的饭，热热的菜，灶间里荡漾着亲人间的温情，吃晚饭就变得十分的温馨、惬意……

记得小时候，看到过泥水匠来我家砌灶。灶是用土砖砌的，灶面上留两口铁锅的位置，大一点的叫尺八镬，小一点的称尺四镬。一道烟囱横过去，再改直，往上穿出屋顶，烟囱顶部再砌成漏气通风的几道十字形土砖，炊烟可以出去，而雨雪则能挡住。在烟囱横直交角的灶顶，还要砌出一个微型的神龛来，是用来供奉灶神爷的，那张被烟火熏得黑乎乎的神像，便在灶间的幽暗中增添了一份神秘和威严。

用吊桶到井里去打水，可是这个乡镇里的女人永远知道后房窗下就有水；这水，永远是毫不出声地流着。半夜里你偶然醒来，会听得窗外（假使你的卧室就是所谓靠河的后房）有啾啾啞啞的橹声……”看来今犹如此。

第二天早饭后，迈步老街石板路。一边的房子靠水，另一边的房子小巷交叉，不知所终。临街大都是喝粥吃饼的

【思想散墨】

# 乌镇漫记

金锡逊

店面。说是街，逼窄得只是小巷。走了几步，豁然开朗，一个埠头深藏在靠河的花檐下，木船停靠时迈步可下。不免想起《子夜》里的老太爷就是从这里登上船到上海去的。《林家铺子》里的林老板也是从层后下船逃离困境的。再往前走，路面忽然高起，原来脚下是小小的石拱桥。前面的街面稍宽了些，左面忽然耸起一座单孔的大石拱桥。走到桥上高处眺望，三孔的,单孔的；石拱桥,石板桥；横着的,直通的,各呈异彩。一块空地上有草木本色染坊，高高

的木架子上，挂着一匹匹蓝色印花布，这是植物染料印染的大型加工晾晒工场。街边有建于光绪年间的乌镇邮局，青砖石库门式的两层楼，圆拱门上从右往左用繁体写着：“乌镇邮局”四个大字。门右首直挂一块木牌，白地黑字，“乌镇西栅郵政代办分局”，进去还可以买明信片、寄信。乌镇河西岸六七十米，有一座牌坊嵌入墙中，正面石匾上

刻着“六朝遗址”四个大字；下面有“梁朝昭明太子同沈尚书读书处”一条镌刻在赭色石条上的横额，落款是“里人沈士茂”。牌坊前是一条小河，清静古朴。附近小街旁则有一所大院，门楣的木匾上用红底金字写着：昭明书院。昭明太子萧统可是主编过《昭明文选》的，难怪乌镇文气充然。小街的尽头远远可以望见古运河畔的七级浮屠——白莲塔。

在当地人指点之下，拐过几道高墙下的弄堂，终于见到灰砖石框门的茅盾

旧居。这是一座典型的江南民居，雕

镂有“六朝遗址”四个大字；下面有“梁朝昭明太子同沈尚书读书处”一条镌刻在赭色石条上的横额，落款是“里人沈士茂”。牌坊前是一条小河，清静古朴。附近小街旁则有一所大院，门楣的木匾上用红底金字写着：昭明书院。昭明太子萧统可是主编过《昭明文选》的，难怪乌镇文气充然。小街的尽头远远可以望见古运河畔的七级浮屠——白莲塔。

在当地人指点之下，拐过几道高墙下的弄堂，终于见到灰砖石框门的茅盾

【诗画印象】

## “悦”会黄山

刘星 图/文



【且听风吟】

一切阻碍已成为風景  
从这个角度俯瞰  
顶峰  
使我忘了这是  
感受自然和生命里的缘分与巧合  
钱江源 我度过了本命年的生日

从入海口来到  
坐 在小木屋门前的木柱上  
带来心的放松与豁达  
穿过陡峭和喧嚣后的寂静  
一滴水清晰的声音  
在海拔一千多米的高度  
坡上传来了一二声鸟的啾啼

高大的水杉树静静站立  
脚下铺满了褐红色的草甸  
水塘四周的绿伸展，绵延  
走近源头时四周变得平坦  
满急的水声逐渐远去  
透过雨的紫光

相信不久，我将再次“悦”会黄山。

## 钱江源尖头莲花

俞强

行家、公务员、商人、交易所的经纪人。茅盾从他们那儿了解到当时上海经济不振，市场萧条，中国民族工业在外国资本的压迫下面临绝境。他想：“我应该了解到的材料写一部小说，作为参加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形象化论文”。他夜以继日地创作，1932年12月5日阳光初照之时，一部长篇小说终于脱稿，他在文稿的封面上郑重地写下了《子夜》两字。小说以1930年5至7月的上海为背景，深刻地揭示了在帝国主义的统治下，中国民族工业是得不到发展的。

茅盾的故居在东栅，第二天，我们到东栅去。东栅景区显然民居更陈旧，却更加原汁原味，傍水的民居木楼上还一挂挂的晾晒着居民衣服。小街上，手工作坊各具特色。走过了画家、文学家、诗人木心先生纪念馆、江南百床馆、江南木雕馆、文昌阁、立志书院、古戏台等，茅盾故居砖墙黛瓦，有楼房也

也有平房。茅盾1934年到1940年今犹青葱，室内的桌椅皆呈紫褐色，整个故居似乎仍然散发着书香。故人骑鹤西去，留下文章千古。正如吴奔星先生曾有诗曰，“林家铺子乱纷纷，犹有浆声耳畔闻。老板不知何处去，文章千古有知音。”一个乱纷纷的时代永远过去了，而时代的艺术记录却永远和历史一起留了下来。一个人，总应该为他的故乡做点什么，茅盾无愧于家乡。

那天是傍晚，站在狮子峰，放眼望去，好不壮观；

雪过天晴，夕阳呈现出的色彩暖暖的，浓浓的，柔柔的——再看，脚下是漫天的白云，一片片，一团团，一朵朵——再往下看，便是那几座高耸入云、矫健屹立的山峰——此刻，我已被融入画面，感觉到黄山的真诚、奔放、多情、爱意。

我对黄山的奇松、怪石、云海、温泉早有耳闻，但未前往，顾虑是怕“黄山回来不看山”了。经一位挚友多次鼓励，终于在那年春天的某日，随他来到了黄山。

那是一个阴雨天。清晨，微风拂面，夹着润雾，让人脑清、心恰。我们上了后山的西海，在狭窄的过山道上边行走、边闲聊、边赏景。

摄影们常说拍风光片，得靠老天帮忙。那天可验证了这话儿。只见游人头顶晴雨相交，眼前浮云飘渺，腰间山峦连绵；人在山中，云在身边，松在招展——

我毫不犹豫地端起相机，把那一幅幅流淌着，如传统水墨画般的风光，悄悄地凝固在镜头里。这也许是我与黄山的第一次“艳遇”吧！

转眼又一年。那是初冬，我再次应邀赴黄山，正巧遇上第一场雪。

那天是傍晚，站在狮子峰，放眼望去，好不壮观；

雪过天晴，夕阳呈现出的色彩暖暖的，浓浓的，柔柔的——再看，脚下是漫天的白云，一片片，一团团，一朵朵——再往下看，便是那几座高耸入云、矫健屹立的山峰——此刻，我已被融入画面，感觉到黄山的真诚、奔放、多情、爱意。

相信不久，我将再次“悦”会黄山。

老家的灶间，充满了母亲对家人的温情。小时，我很感叹母亲神奇的双手。母亲不仅会腌乡村的长下饭咸齋，还会腌冬瓜、茄糊、蟹浆，拿手的还有烤鱼气袭来，放到嘴里，土豆里面只有微微的咸。那时，家里养有一群鸡，母亲还塌得一手喷香的荷包蛋，一般一次塌两只，黄油油的荷包蛋，外形完整，用筷子夹，一使劲才能夹开，夹开了的荷包蛋，流出了蛋黄，好吃极了。虽然，我后来也学会了塌荷包蛋，但常常变形，甚至两只蛋粘在一起，像孪生蛋。老家的灶间，母亲浓浓的爱，留在我们的舌尖上，更烙在我们的心里。

灶间里物的主角，当数那黝黑朴实的镬了。灶间的一切都是围绕镬展开的。乡村的一天，也是从灶间里的镬开始的，它早晨能煮熟一轮太阳，晚上则烧开一瓢瓢月光。所以，从前冰冷的岁

月，如往锅里一煮，就化开了；生硬的日子，若往锅里一放，就松软了。镬便是灶间的灵魂。

乡村里的人勤俭，能利用的绝不浪费。那时，灶头的镬沿边，还置有一样物件叫汤锅，汤锅底部连着灶底，汤锅里加满了水，灶底生火时，连着把锅里的水也烧热、烧开了。冬天时，汤锅水可以用于洗脸洗碗。灶间里住还置有火缸，煮菜做饭后，母亲会将余火用火把把进火斗，放入火缸里拨开的冷灰中，再用瓦罐炖黄豆、炖粥，偶尔炖肉骨头，还有煨饭。因此，那时的灶间，常常弥漫着一股香味，引诱着我的食欲，特别温情。

土灶烧火时，我们还利用灶筒煨年糕，年糕贴在灶的内壁上慢慢地烘烤，不能心急，待年糕表皮变黄变焦甚至开裂后，再拿出来吃，香气诱人。灶筒煨出来的年糕，那时是我们上好的食物。

小小的土灶间，是过去乡村每户日常生活的变化，演绎着乡村人世世代代的默默温情。

# 灶间的温情

李志赣

的主角。晚上吃饭时，父亲会喝上一碗黄酒，但少下酒的菜，母亲于是动脑筋发明了一种下酒菜，叫“菜卤倭豆”。“菜卤倭豆”的做法很简单，先将倭豆放入烧热的镬内炒，待“噼里啪啦”倭豆爆开后，再适时倒入一小碗咸齋卤，咸齋卤不够咸时，可再加些盐，若再放点味精，味道更好。“菜卤倭豆”煮好

后，父亲会先坐在小木桌边，端平用碗盛的柴桥东凤酒厂生产的黄酒，“吱……”的喝一口，然后用筷子夹起一粒“菜卤倭豆”送入嘴里。这时，我通常也会挨在小桌边，看父亲喝酒，也会伸出小手抓一粒豆扔进嘴里。咸，“菜卤